

一到山頭却下山終朝只在翠微間
白雲本是無心物何事高低伴往還

四

日暮春禽百轉新明窓棊几淨無塵
平生似有叢林分充鬢何為尚滿巾

荊州太守送白玉泉酒

絕句

第一荊州白玉泉蘭舟載興酒中仙
且須投住鯨魚尾恐怕醉來騎上天

答

荊州太守紫微仙遠寄漁翁白玉泉
長釣久垂魚未食為君一醉臥長川

題隱者壁

聞道全家隱鹿門竹籬茅屋寄江村
龐公事業無多子只有平安遺子孫

題漁家壁

賣酒罾魚止教家卜鄰還在水之涯
扁舟定向桃源去斜日紅開兩岸花

偶題六絕

一

霜風刮地鴈連天野舍衾寒感舊年獨有多情夜未榨床
頭滴々慰孤眠

二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忽々說不盡行
人臨發又開封

三

行人猶未有歸期萬里初程日暮時唯愛門前雙柳樹枝
枝葉々不相離

四

長溪新雨色如泥野水陰寒盡向西楚客天南行漸遠山

山樹裏鷓鴣啼

又

數卷新遊蜀宛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攜琴處况
似青城館裏時

六

不覺六月初八日還是去年瓜熟時鞭藉竟誰能致曲定
自昭々終可期

七

訪瑄上人值喫蔥茶

軟火明窓紙帳低一聲初報午來雞蔥茶未必能留坐為

愛高人手自提

七夕

銀漢風休月對弦
靈橋長挂罷星填
從今祇恐情先老
無復佳期又隔年

東山

南山不見東山白
鷺時時自往還
為問天公幾時雨
定因薄相故能慳

關坐

鴉銜遺粟趁饑鷹
老特時時喚犢聲
九物有生皆有樂
不堪孤坐淚縱橫

壬辰春試終場
玉德循置酒登月閣
邀丁希韓李
端叔甚歡夜分罷

寶炷芬敷散瑞烟
月移花影上欄杆
角聲又報梅花弄
只恐歸時夜更寒

清明日淨因庄
早飯罷遂遊洪福
有懷巨載元確
因致別約

老禪期客煮園蔬
少憩西鄰日轉初
萬白千紅好時
斷魂空付兩龍駒

又

憶尋春色過何郎
西寺傳來墨有香
安得薰葭真倚玉
再

邀花影上迴廊

同榮天和遊石城

樹密山深鎮雨涼西州陳迹舊丹陽相逢莫話當時是且約清心感妙香

謁錢公振李興幾

軟火明窓一炷香歲交時節未夜霜須知錢李饒風味却媿已歌污錦囊

再過李欽之宅憶希武

客窓孤被探深寒一夢從未已六年獨有可人無復見前談笑尚依然

題李仲山金影軒

金影風光小洞天藍橋有路隔雲烟玉壺叩盡應能語早晚光明照座邊

題黃蘗泉

住菴老子不復見傳法阿師追不回飲水能知大愚意一拳真是打爺來

次韻贈答洪覺範六言詩并序

覺範以余有收成之行作六字詩五首叙別既解后於崇因遂出相以示而句中謂余東坡客也頗復推借浮實舊章又有玉堂之約因次韻

一
念盡已知木偶多聞早慰詩流北海幸君知舉東家未我
為立

二

豈為弥天盖世却來作戲逢場可是因人尔耳要非督我
堂

三

問舍求田底事乘流遇坎方時且向忙中作重敢從作者
論詩

四

立玉無因再倚坐荆偶此同班老去誰開東閣朝來空對
西山

五

僂僂誰為荆棘呼噪謾自波濤休說花磚步日且尋烟雨
飛舫

五言絕句

題畫扇

白頰饒春思梅梢喜可知聲々催爛熳定是雪晴時

稅詞

東坡稅詞

從來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肯向虞弓悲蓋世空
慙賜也可言詩矣荒不死疑陰相漢水相招本素期月墮
星沉豈人力輝光它日看豐碑

石敏刪若定挽詞

萬年風采屬當時墮地能班世有見夢筆方傳符音應玉
樓何事遽先期無由負弩瞻前導空嘆騎鯨去不疑老矣
無從忘肉味餘音猶幸接吹麈

李希武挽詞

十年枯木不知春每向尊前得可人申叔共瞻雲外翼元
賓豈是轍中鱗揚帆巨浸方期遠推輻窮途定有因後學

從誰識頭角祇應遺藁是通津

濮道甫挽詞

暮雨江邊寄一琴多情鄰老共差池平生意氣幾如俠晚
日詩書更有兒社酒方期終歲樂葵蕭俄感送人悲紛々
窮達都歸盡誰復聲名似舊時

又

侗儻胥襟孰可侔生平行樂自優游坐望更漏暮盈局醉
徹笙歌月滿樓千頃田園膏富足幾朝冠蓋舊交游佳城
今日悲埋玉亘古傳名信不休

郭功甫妻孫夫人挽詞

率己名無媿成家德可尊
菊蕊招婿婦翰墨見兒孫
孰不承慈訓俱未哭寢門
詩人難再得彤管負詳論

李有君挽詞

賣藥韓康伯著書河上公
幻同聊漫爾緣散却歸空
獨有鄉人淚難勝薤露風
我來嗟已晚猶及想冥鴻

弔王承議二首

一

崎嶇南北舊相聞
晚因壽縲託後塵
盜賊餘風如振槁
里閭和氣似深春
雀巢絕探終能駭
烏喙雖長自不伸
所去見思猶可想
九泉齋恨彼何人

二

征西墓上木成圍
伯氏傳孤出更奇
皂蓋朱輪誰不擁
青天白日晚方知
功名不挂非由種
賻賵終辭信有兒
空指丹青訪陳迹
倦懷尤恨得君遲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李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擠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
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時雌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豐干指出蓋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沉於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况爾幻妄直須壁立千仞

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親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迥有千般思筆下元無一點塵自笑頑冥一村老忽
從今日換精神

折渭州畫像贊

龍章鳳姿燕頤虎頸魏之堂之帝嚴而整山納海容霜根
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幹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益給
欲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開出那
則角墮地而瑛豈無所遺騷驥方閑高牙赤舄惟叔惟虎
有之似之千載一武赳之桓之彼徒見詔他日凌烟寔光

前詔

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與能彼雖淵密戎則
揆叙萬目交張維網之舉展也吾人一世絕擬孰友多聞
宛在中址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崖反矣凜然孤風

保寧機道者傳神贊

一回拈起一回新親面相逢那處親口似含珠聲似虎情
如止水氣如春一心為法無餘事四海如公有幾人祇恐
丹青傳未盡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萬點寒鴉一輪秋月時節因緣因誰漏泄眼光如電舌如雷
遶頰鬚眉滿頭雪若問人間大導師踏著秤鎚硬似鐵
崇因欽老贊
真如會中相見了也崇因堂上因甚來一滴曹溪初無二
味大冶精金豈有他色雖然盡得分明要須重新注出十
二面相忽然開不是僧繇誰會得

淨慧璘老贊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瑞竹堂上說法無雙降徑山龍則雨
必應候祝崇寧壽則香不妄拈將謂有多少神通元來只
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真贊

一住姑熟溪頭三據寶華王座草木無不沾恩緇素幾多
證果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屢試紅爐火雖然覩面相呈
也要從頭覩破咄鈍置殺人

儲居士真贊

敏以自求仁而樂施卿黨懷其怒朋友畏其義悟幻妄之
不留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厚而表其行歛衆美以昌
其嗣尚慮吾志之未孚遂復有形於夢寐嗚呼斯豈今人
之頌力歟見者寧不知愧

李太白畫像贊

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騫鳳翥固莫群晴
天萬里惟孤雲冥冥何地非埃塵我欲從之嗟此身形容
不到浪自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岷峨異稟導日而升弗類斯猶有繼皇之期之
真枕誰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諗聞已聳然
見孰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印時慘時舒與天問運其誰特立卓哉
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

於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靈巖息老真贊

法不孤起隨處有人一花既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大
法輪似雷雨作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衫襟裏喫餅而
於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真贊

滔々汨々莫知其出汪々洋々隨圓隨方故八萬四千偈
不離於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戲於逢場山谷老人
所以強名之而無媿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咄只這
便是靈源叟何須更上昭默堂

報恩邦禪師真贊

荆山美璞霜天一鷄可薦郊廟志存寥廓逢場作戲隨病
予藥信與祖佛齊肩直是摸索不着

李伯時馬贊

竹批雙耳風激四蹄振尾頓鬣會於一時惟伯時父神而
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畫龜贊

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於死
骨孰若遂性以為生余私淑諸蓋將卒歲以沉冥

須菩提贊

敷坐而坐如日初曉護念付屬一時俱了非此老人其誰
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慧林正老真贊

高坐清涼道場截斷東南路口一萬菩薩列在下風天下
衲僧聞者稽首擬超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楔之妙手
拶得額頭汗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布袋和尚贊

盛着底是病拈出底是藥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顛錯
秋來葉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說甚重々

樓閣

俞秀老畫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詠自如終
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一口却作豐
干指出

俞清老畫贊

說着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此
無彼真三板緣中隨處逢場作戲歆問涅槃一路頭
只在這裏

寶覺所長老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發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祇

通津偏解抽釘拔楔更能因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休云
是真非真

壽寧宣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兒孫無數堂大瀉古佛一身普照
窠宇別出壽寧一枝又作慈雲法雨他時侍立坐邊往
呵佛罵祖

為僧作石菖蒲贊

葉磨教刃劔惟有清風剪不斷根龍一窩絲纏定白雲寒
不散水無沙石無苔師乎一片心清哉

為人作真贊

王良不作世絕騏驎是可欺邪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烈
武孫武則似矣而濟以文氣已萬里方爾就抹風雲其時
會如兔脫儼然是則現居士身幅巾白拂無一點塵以無
塵故始終一如顯忠教功固非兩遂

又

茅茨為居脫粟為餐牛衣自暖徒行亦鞍凡人皆友是酒
可歡畧不踐迹未嘗恤言山林城市隨遇即安一旦義重
殺身非難彼強增飾寧知吾全蓋庶幾不濡不移不屈者
而以樂吾之夫

文忠公畫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霧炤然政通何勞鍾簏儼然望之希世
一遇萬折方東逢坡益注

為僧作真贊

虎頭燕頤將軍之相雪繪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未
漢現捩轉面目瞻之不足盛哉七百聚徒何殊在網之魚
若也向此提撕却成^工上加泥

吳思道朝服畫像贊

可畏而親不扶而直藝表
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鵠立
位石翼之眉間膏滿黃色

又道服贊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中燕服經世之狀有時收沙界於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萬里浪固知透過六輪可謂森羅萬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予所攜歛硯

黃池張氏故物其子見遺

有映好事儲以資玩謂予可事輒贖而薦我不書能亦匪能文愧爾誤投時出於溫煤將童山筆或可冢底吾之傳有見必拱

又

馬肝色荆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來萬

韋深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嘗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因以濟用則圓有時而為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達於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道之研而姑溪居士所以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舊硯已斷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洗之覺其

衰相已見為作銘

分荆秀之所鍾激荆湍之所激賦理瑩質如削瓜而加杖
售吾之所狂狷共吾之所窮寂間墜而裂旋亦無隔豈同
吾朽壤之化乎抑奕世之所典則不吾見於發揮終安得
而汝識

硯銘

理審而質堅體潤而聲圓不知得墨之難易但見隨手疊
疊而雲烟心必資之而乃見言必俟之而後傳非吾人孰
克有之永寶用之無窮年

又

比德君子溫潤如玉肉好畧分中實具足窮天下之智巧
必資人以形容盡萬物之變遷曾不繫其盈縮惟其有以
稱之庶幾力行而不取

又

以相而見聖逢之研益之以銘未免曲斷雖則如是事無
一邊筆頭落處萬象燦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表啓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昨無疆之祉大君有命俄章在宥之仁精誠
已格於天人德澤遂均於動植中賀竊以視民如傷則纖
悉畢煩於一覽舍己從衆則勤勞無任於人難既思慮之
弗忘故節宣之或爽皇天后土灼知宵旰之所因玆劑妙
工為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噫枯吹生大布
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雜阻於周行并
蹈實同於蠢類恭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表啓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昨無疆之祉大君有命俄章在宥之仁精誠
已格於天人德澤遂均於動植中賀竊以視民如傷則纖
悉畢煩於一覽舍已從衆則勤勞無任於人難既思慮之
弗忘故節宣之或爽皇天后土灼知宵旰之所因玆劑妙
工為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噫枯吹生大布
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雜阻於周行并
蹈實同於蠢類恭惟

皇帝陛下平恕御下清明在躬發揮累聖以收功度越百
王而晷治幸今親觀亘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符致滋勿藥
之喜仰惟魏闕愈知舜日之明嘉與邦人載効華封之祝

代人賀正表

端辰謹始盛典正容表萬里之咸寧肅群工而在御榮敷
勳植慶浹華夷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

所俟潤色大成之業發揮適駿之聲故於會圖籍之朝而
乃修禮樂之事景風適應方蟄戶之回春黼座中嚴燦繁
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於是識聖人之時就日瞻光
已幸躋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期保壽於無疆臣偶假度
符阻趨軒陞嘉興肖翹之類交深忭舞之誠

代人賀聖節表

惟天降命為民作君式屆令辰旋生元聖瞻重瞳于舜日
想盛禮於漢庭謳歌蚤協於當時夷夏同傾於此日恭惟
皇帝陛下仁舒化國道御時龍如大川之方增出庶物而
獨運善述寧豐之典則允符堯禹之安榮故能廣文王適
駿之聲脩既醉太平之福卜年過曆保壽無疆臣嘗忝從
班適叨帥節賴一人之慶方均被於群黎上萬年之觴阻
進陪於列辟但同華祝遙慶嵩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
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
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己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息得
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臣所以教
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為御史繼逢神考進列
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
晚叨密宥之未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
有為止歆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蒙之陰乘萬里
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上瘴癘几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
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自己

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
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体之
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恋
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舒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
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關之靡及誰結草以何為
是以假漏偷生剗心涯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
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 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
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
邪正之歸搜扶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
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

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性愆悉以赦恩而特叙尚使存沒猶污瑕痼又復未解疆場之嚴遂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畊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幹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神往

啓

賀致政太傅

伏審寵辭宰鉉榮陟公槐從優佚於燕申稱褒崇之典策式揚大號允服輿情竊以經為帝師而輔太平之基行慮

世表而全廉尚之節載籍所紀振古罕儔都門祖二疏之行功名孰見昌黎賢佐丞之去體貌未隆又曷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於亳周公成文武之事請老於豐茲大臣出處之遠猷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政太傅相公受天間氣為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蚤由舊學夾聖日於虞淵進東鴻鈞調化元於商鼎泰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濟功成名遂方激頑廉懦立之心神明相其壽考華夷想其風采大雅卓爾榮觀超然某假守江濱竊依鈞瓦徒劇向風之慕阻修擁篲之誠屬炎景之屆辰斲天倪之多祉

賀樞相轉官

恭審孚號揚庭策勳錫命叢瞻胥悅燕賀均驩竊以國家
發政施仁均布蓂蕭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葦之風豈險
固之是畝偶閔防之弗戒叢爾蟻聚肆彼狼貪上軫淵衷
僉言謀帥靈旗直指過者化而存者神廟筭出奇戰必勝
而攻必取爰整鷹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窮雪見現而曰消
竹迎及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々之王師生致渠魁豈
漏恢々之天網帶礪益壯衮繡有輝恭惟樞密相公蘊命
世之閱材韜經邦之遠畧敷詩書德義之本密告嘉猷兼
將相威儀之多式昭異數挺忠誠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
勲德俱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
成裴相建淮蔡之績某備員遠部竊仰林壑踴欣聞七德之
定功共慶萬邦之為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庭渙號式頒師言允協恭惟
樞密太宰相公學通精稜才瞻經綸衮衣繡裳久繫叢瞻
之重高牙大纛夙嚴閫寄之威遂膺夢卜之求入摠謀猷
之要文武是憲允為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萬邦之屏
折衝帷幄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宜無匹夫不獲其所
某希風有素依履實深雖叱馭以驅馳尚據鞍而矍鑠迭

聞除命倍切驩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宸命峻陟華資煥然章綬之便蕃携若絲綸之
褒拂凡蒙芘賴實倍欣愉恭惟 運使大卿歲降時才天
生良佐騫翔棘寺綽著聲猷摠領漕臺獨高壽畫不絕糧
道如見錢流渚被渙恩榮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大自結
主知衣之美而佩之光允符輿議佇聞鋒召亟踐禁嚴某
代匱下僚久依屬部未展望塵之拜已馳賀履之誠

謝發解舉人

貽瑰璋光賁衡茆載佩謙冲深深感載 以先輩道惟

務本學必逢原廣生劇談固已折經生之角運斤善斲蓋
嘗汙巧匠之頑拔萬選萬中之文勵一飛一鳴之志登龍
好語方傾耳而听之畫繡言歸更拭目於觀者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謝太守舉

雪見現而自消魚隨陽而必躍蓋公明而仁恕俾惡沮而
善揚輒傾悃誠上蹟嚴聽伏念某學慙製錦政謝割雞第
知王事之勤勞寧恤衆情之翕訛卓茂廢置嘗貽笑於客
人子產章程亦見譏於鄭國矧茲綿薄驟領劇煩才既無
長性多忤物孰能飯蔬而無怨固多射影以司職利古如
刀斐辭若錦原其所自請試叙陳大姓強宗挾門資以凌

貧弱假衣說辨託儒名而蔑善良外則游談過客之邀需
下則浮惰末業之縱博一切杜絕俾迪規繩非曰能之蓋
其職也然寒鄉與弱植易搖投杼可虞市虎足畏儻非
特達之眷孰推芘履之仁伏惟知府待制盛德兼容華博
炤菲葑不遺於下體荅善必察於人言薦禰之章已蒙提
掖典點之志不替初終某敢不銘嘉惠於肌膚書格言於
紳帶勉聽驅策用荅生成

謝郭樞密

一麾出守慚應變之非長千室鳴絃藹餘風之未遠有規
於前者必隨於後圖政於舊者當告於新仰躋高明輒伸

悃素恭惟樞密太中學探性妙識造覺先仁也柔而義也
剛直其內而方其外至誠格物踵尚父之風猷遺澤在民
樂細侯之惠化首燕身之衆俊揭漢鑒之高標左掖南臺
踐揚滋久北門東馬敷納若多粵自出殿大邦逢時多故
惟著垣屏翰之重寄資爪牙心膂之元臣杆橈寔勤寇攘
遠屏眷滋潛邸之舊簡于側席之求俄召節之促臨慶繡
裳之入覲其跬踈無取矜式有依丁茲報政之初採於遺
老之誦沃礫在後徒勞捐字之循々着鞭已先景仰聲光
之赫々馳詠良劇罔旣敷宣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九與交游舉增慶慰伏惟新恩宣德
才當敷面筆掃千軍早歲飛聲頭角已竦於同隊青春射
策文章果中於甲科愧賀牘之未遑辱高文之先及銘懷
感篆幅楮奚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啓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覩清標方嗟會遇之難
遽有叅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彌深恭惟知丞宣德地曹
高華天資奕拔溫之之德裕然而有容學之之才卓爾而
無敵早登臚仕並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好見翱翔於
要路暫丞一邑聊畜遠圖甚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
力期共濟於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於暇日

回謝涇州教授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九與交游舉增慶慰伏惟新恩宣德
才當敷面筆掃千軍早歲飛聲頭角已竦於同隊青春射
策文章果中於甲科愧賀牘之未遑辱高文之先及銘懷
感篆幅楮奚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啓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覩清標方嗟會遇之難
遽有叅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彌深恭惟知丞宣德地曹
高華天資奕拔溫之之德裕然而有容學之之才卓爾而
無敵早登臚仕並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好見翱翔於
要路暫丞一邑聊畜遠圖甚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
力期共濟於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於暇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瑤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餘
默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昶門地高華學深游夏
之淵源文揆卿雲之黼黻早揚令聞自陟魏科謂當金馬
之游尚屈絳紗之擁佇膺紫詔即步丹墀愧賀幅之未修
辱飛緘之先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德宣即謝漕使

切以仕版官聯茂有絲毫之補勲司考績誤收歲月之勞
法雖循常恩實忝冒此蓋伏遇運使即中兼容有德延譽
及人肆如衰朽之微亦辱吹噓之重致蒙帝渥濫被官蹤
某祇畏簡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棨戟但增引領之誠

主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未諧披霧之瞻謙柄自持據辱朵雲之賜退循
孱瑣第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間氣受天清標映物水鑑
洞知其宿孽剛淬發於新硎月轉花陰不聞一犬之吠
風摧麥浪即看双雉之馴行奉壘書入趨丹禁某衣冠冷
齋蓬梗餘生慚無霹靂之才猥贊芙蓉之幕仁鄰可伏願
分霄燭之光德宇非遙更丐靈河之潤

回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帝誥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判
學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睿眷益隆宸衷簡在未遂攀龍

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及致海沂之大治
深賴王祥與峴首以並傳當啞鄒湛其向風惟舊慕義實
深未遑柔訥之修先辱華緘之貺

謝人啓事并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路絕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華
間遇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信之
得人矯々天馬之軼群堂々寶鼎之瑞世獨先流輩允屬
高明共以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精神會聚
無非道德之几微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淵懿展衍緒餘
之暇任回吟詠之娛篇々可奴僕以命駮句々真瑚璉之

為器始終于學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趨風善類倚之而
增重載惟晚偶叨此親逢居常想像以馳情几歎滯留而
莫覩敢圖委賤遽辱賜書何啻賢十部夸不覺在萬人之
上伯樂既顧几成冀北之空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
庭曼阻歲月易遙尚稽參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懷江干猶
熱都下已涼益衛寢興永扶昌盛

賀薛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留鑰便道將承于密對疏恩還序于
近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有為
之時即之也溫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汰以彌精

故能進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于巨屏已報政于
再暮蟲魚草木靡不識其至誠教令條章皆可師為永法
方歌廉而有託欲借寇而未遑雖衮衣赤舄久已佇于公
歸而白叟黃童想難勝于應其本為棄物適寄異錯追路莫
從邈風增喜行制麻之降續申賀牘之勤殘暑未除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還不過數時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驚者世之本情
安退常者人之難事蓋有諸中者則固分金務在外者或
未免于縲夢是故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為可賢所以科場
之設乃因時施宜而不廢果諧遴選首得吾人伏惟其人
言行相章氣盾甚茂非知之而亦允其蹈是達也而不苟
于聞勝名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考察寧免有妨遂
收一日之優長未為過舉式符賢路之蕪取不礙學制之
審求然此時遇窘于他從但聞報喜至於不寐歆圖申慶
屬以戒行庶持不腆之陳獲托承言之際用輒踴躍充劇
傾馳不虞蟻楫之初遽辱長牋之貺雍容盛服若投先進
之絕倫璀璨高文彌愧過情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
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驚府庫之未宣子適魯知典禮
之具存僅逃舞馬之成妖劣似飛蠅之識赦雖已嚴于報
謝尚有負於修裁低回抱麥鞠魚之嗟荏苒几風馬牛之

逸文獻不類悚服何堪予是勉焉其已晚矣實未虛往固
難瓊玖之酬誠確望專行聽雲龍之會願附霜鍾之應別
馳燕之私

謝韋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間閔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頓
盡雖然竹柏之操不以時迁其如歲月之遷何以自處尚
賴二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遙唯恐素志
之摧折笑談委曲簡牘周旋遂忘失路之嗟豈復異鄉之
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耳終始凡得此處莫
非見貽不圖例奉於詔音驟使復還于仕籍衣冠顛倒無

復儀形賓客過從恍疑夢寐載循忝冒敢昧依歸此蓋伏
遇深道居士資粹中和學非俯仰好義若饑之欲食設心
如水之在盤因其自得之長致此愛忘之過首頌慶問備
寫至情字、有經真可謂之辭達句、不苟尤佩服于風
期適作應于群來故稍稽于修報庶几全度未遽嚴誅春
物正繁德門客鼓更希調御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為而治
雖名分之必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馴至此途蓋在夫
未嘗留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育之方

謹其月書季改之文參以里評巷議之實討論如是以明
備俊造自然而次并靡一介之濫居果多才之彙進况予
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學以干祿伏惟
某人身雜家食心則天遊白黑中分收談者之辨卓爾而
默識英雄外發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陋疎缺之興嗟
不輟耕而取用彼勤僅積成其効我纔出便占其先名糊
既開士論胥慶鄉先生則云見面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
甚高不辱其勸駕之恭將表予絕類之舉寧拘中下徑躡
優長佇騰大對之雄深切當世之務黃香來從江夏終號
無雙杜牧賦就阿房豈止第五甚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
期款曲以相從孰為倉卒而引去修途茲戒大軸遽臨感
佩不遺之誠但深非據之愧寒暄未定保衛善持欽遲光
輝別圖裁叙

賀人轉官

切審顛被命書寵遷庶帥伏惟慶慰竊以賞罰人主之綱
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於至當
故居上者榛之以御其衆在下者骸之以其長實萬類
之位昂係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別邪辨正有同皎日之當
中諸近侍效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揚之無愧顧
授受以寧慙共以某官色正而苦寒業茂而器博總五材

而並用駕六藝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
之舉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輔聖明詎應頃刻而
遠左右天下望之如山岳衆流赴之猶江河佇觀麻制之
行起進齋壇之拜其寄身窮壤託范後塵雖未識荆州之
賢然不廢子虛之誦衰頽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隆盛之期
獨鬱贊揚之願尚慮餘日獲遂趨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舉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謂龍蟠虎踞
之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萍泛異時悵餘塵之已隔風流
別眼驚晚秀之方榮典刑如存歎慕何已並歆乘閑而會

面又慮以閣而役人展轉此時相詠增慙殆四百教之較
藝纔一二人之中程凜予誰敢自期巍然果在高選遂將
趨賀客之後冀能紓積日之懷有田一壟適居收成之際
聞風數舍遽興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鞍之初輒當盛服
長旆之禮造語警拔蔚有緒風寓言周旋過委無似惟素
期之已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人先輩不愧名家善緝
新學絕黏頭綴尾之陋有矢口載筆之成鄉校久居諸生
固已歛衽禮闈既闢齊聲皆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
深下足憫有司考定之審竚觀軒陛昂傳賜第之優越在
里閭獨能側耳以候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啓

謝君俞

比階教旨例改官稱息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上
粗安魚鳥之遊繾綣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而
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只赤之違而氣息僅須臾
之保竈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之足依終
無魑魅之或禦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加幸其疾病之餘
幾成鋒刃之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逃出勝之羞尚庶
膏腴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誓將老馬豈復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啓

謝君俞

比階教旨例改官稱息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上
粗安魚鳥之遊繾綣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而
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只赤之違而氣息僅須臾
之保竈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之足依終
無魑魅之或禦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加幸其疾病之餘
幾成鋒刃之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逃出勝之羞尚庶
膏腴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誓將老馬豈復他也

果吾君之軫慮因禮以推恩既使名不挂於刑書又昇澤均蒙於士類因常情無足道者在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周旋則衰墮寧容叨忝此蓋某人先輩高明絕儂道義相先以其嘗參博約之餘遂乃頰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孰不為曹閔史路以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顧以見收吊影孤鴻獲相依而苟免適圖申叙遽辱寵臨端蔓若股真詞人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亦措模之遠借續膏反復夕鼠恠其驚嗟緩筆抄騰鄰鷄忽爾彈唱既已成誦更當護藏焉然祥先之燭人當知至寶之在筭永言委眷未易為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竊以用不用固有其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于避之尾屬而君子常屬乎弄之殼中匪兕匪虎而終樂于不容之相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爰變之或異蓋得自是而不得自是故知亦置而不知亦置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已之而無愠莫、葛藟惟條救是施泛、揚舟姑浮沉與俱誦言冀保於終身改過務勤于愛日間闋白首龜勉清時敢與牛後之嗟但有鷄鳴之畏竊謂庶幾免矣不圖忽瀾及之自觸駭機上 恩貸遷之善地假以餘生方遠係之初駭聞中

外及既行之後孰不歎嗟終辭縷綫之艱遽攬漢山之勝
竇疇昔頌到而不可得豈霸業所在而輒見投出處不疑
人之畧無少間猶習既久種之靡不相宜所賴者方時善
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迹之可見遂使六年之久不殊
三組之歸殆此序遷出於望外求其冒昧抑有端倪此蓋
其人先輩氣識曲敦矜憐俯逮察其介而不僻忘其老以
奚為每至遊後之間過辱吹噓之重湍澗何辨要乃同流
笙磬各音終成合奏致茲孱陋更得褒揚載搜子建之波
瀾宛若燕公之黼黻字有據如古人特為推排表之愈
工非衰緒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筆下之生風

用謹家傳永為文格

荅人謝解

伏觀解名可謂精選眷言歆艷莫不歎嗟凡在流傳猶為
淹抑况與遊從之末惟深欣忭之私竊以經術取人其効
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不凡則
賢者安能至此 先皇帝作新善類王荊公啓迪士心尚
貽未盡之謀鼎傳將聖之子發揮大智協濟微猷遂使青
都紫府之仙於時輩出生令黃茅白葦之論無復誤談先
昭三代之風超出百王之上念場屋之有素未歆驟更幸
羅網之無遺特存此舉執先吾黨果獲當仁仗惟先輩天

馬軼群寶昂瑞世筆端稼穡未嘗螟蟻以傷年腹襄陽秋
能使鬢髮之石祗雖無上舍下帷親切之對乃有東奔北
備縱橫之才魯人易立蓋亦流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
智士之收功更期体此以自強會見排空而直上禹門三
級已觀頭角之成魏闕九重行接羽儀之次窈憐哀陋雅
荷眷存泛聽鄉評實適已得崎嶇猥事適慙脩慶之未違
煥爛雅文遽辱寵臨而備及既餘光之舊揖非鄙語之能
酬但驚肯首之髮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輒騰於紙貴姑
自謹於家藏庶幾見孫得為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令辰肇登至寶眷言國器
通稟睿謨遂膺誕告之榮兼邁陞華之寵非他人之可得
蓋此義之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以荆人
之璞曼出古今秦相之書實侈圖畫尤為曠世之遇獨高
傳國之稱曾未若地貢而時乘之天作而聖名者昔未嘗
覩斯能有聞審昭錫于特鍾靈承於顯佑適丁元日方
丕緬之增嚴臨文端朝擁案區之交抃信迺非常之盛事
允為不朽之宏規洪惟六藝之宗迥超一旦之選果階幽
贊首被疇庸殆無官可以為酬姑易地稍茲序拜叨光有
素仲慶當先僅能踴躍於鋤耜之間不獲俯偃於賓客之

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以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
參域中寡二之舉經綸康濟莫非行可之逢緝熙光明率
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水赴壑凡用則猶陶鈞轉可謂履
心之親何止羽翼而已粵自薦徽名於上帝莫聽冊於方
丘合宮奏功路寢侈舊畫前人之所尊思恢歷代之所靡
違以至總曩便御之儲發揮太上之秘遂致天人交格用
能教化靡新竟符河洛之祥益隆廟社之鎮餘才蕙暨小
物必勤炳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畫九州者禹也
堯享其成而播百谷則棄焉舜因以重君臣相遇之如是
道德不謀而自同但知歎頌于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歟

已屆叅侍尚遠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於天性乾坤委鑿蓋深察於人情眷言
資藉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為再造固匪徒然伏念某頃
失防閑自貽罪戾茲再桑榆之迫逡巡溝壑之歸先世之
傳纒餘一子孤老所託更無兩兒零丁門戶之僅存展轉
蒸嘗之可恨矧謂典臧離絕者本先王之盛事且復祈哀
請命則幸先王之親逢加之廟堂輔相之臣志同伊尹與
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以疇咨悉繫仁孝
而將順報忘幽遠莫效誠忱重惟緣木以求魚孰為脫置

而解網盡念勢可乘而失易深虞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
攘臂已自分於終捐而象罔求珠幾無心而偶得比騰符
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思何啻生死而肉骨有識更歎亦知
造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官遂萬物以為心取一夫之弗
獲舉鼎絕膺而不遺餘力搽刀必割而適契斯時於事如
飲食之頃以身任風教之率從容宥容得衆人之所未聞
潤色淵微皆曠古之所未到輔成一王之法藉為百世之
師倘非傑出之羞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間可想行自憫
於掃門泉下有知豈不懷於結草况在孱瑣已誓靡稍何
止今生更期他世

賀時相除少保

伏審誕告在廷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貴增嚴亞保之崇
擲予一人榮被四表流傳所槩惟忤實均辱記齒牙之間
可量頂踵之慶肖翹雖類踴躍遽知竊以有為之君必得
有為之取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而風行故
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絕詣將起萬世以永圖若匪
周公其人曷副成王之志堂々宏構肇新帝者之居翼翼々
舊章舉出聖謨之斷上侔乾象俯合禮經先皇帝神靈在
天固應顯佑諸執事智慧乘勢自然景從初無億兆之離
心允屬二三之同德總提制度尤仰高明伏惟對越思書

昂開華觀歆激士夫之勸闡揚宗社之儲孰不奔走於下
風可謂希濶之盛際恭以少保相公惇大閱遠克寔輝光
自始繼承即荷腹心之寄迨躋祕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
者潤色之先驅所臨者輦流之殊軌上主倚多聞之益學
者宗獨步之師蓋非堯舜道德弗陳於前而捨文武謨烈
不啓於用代天工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天言皆載籍之
精微動容真列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况於
樂矣盡焉不可加矣信一代之豪杰乃六藝之津梁適丁
斯時爰契休命祖述憲章大備篋已無虧財成輔相以得
宜美茲為久人事至此物理可期休貌固殊都俞斯在眷

言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矣鈞履增術傾馳向
往倍萬等夷

答監司

竊伏海濱聞恭公子之名惟舊不顧侯爵識韓荆州之面
為難異時旄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託託方行臺之便道
偶南畝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蓬茅之恨繼圖申款
獲奉誤加敢虞名姓之踈輒與齒牙之錄退惟忝冒進有
依承某人表瑞特鍾為時問出所過則化每舉則優獨高
衆允以安脩常覺化人之惠固少當重紳正勇都俞軒陛
之憲孰謂掌漕即戎長轉江湖之外定應有待少俟奏成

將幕府之暫開已鋒車之促駕雍容法後紬繹廟謨盡將
未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旆行旣過家有可望之
程而復此差池懷危得之逢而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
謂適某例窘漂浮適從逃避願承賓客之後輒拘道路之
難猶意備存曲垂矜亮其為懸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山
悠川遠更希保東以大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寔期荆渚之見韓
叅奉可涯欣榮無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書

答李幾仲司戶書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
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公才
望久矣得之於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為不足令其已
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美而足下峭崿人物之上其來壺見
逼耳熱心摧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憫欣慕專門之令昔聞
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問六月十
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發

將幕府之暫開已鋒車之促駕雍容法後紬繹廟謨盡將
未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旆行旣過家有可望之
程而復此差池懷危得之逢而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
謂適某例窘漂浮適從逃避願承賓客之後輒拘道路之
難猶意備存曲垂矜亮其為懸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山
悠川遠更希保東以大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寔期荆渚之見韓
叅奉可涯欣榮無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書

答李幾仲司戶書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
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公才
望久矣得之於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為不足今其已
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美而足下峭崿人物之上其來壺見
逼耳熱心摧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憫欣慕專門之令昔聞
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問六月十
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發

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聞之久申之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見躋於其間而責其不腆之詞長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衰晚不類得罪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於抑揚之地烏馬惠顧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為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古人所言為可師所履踐為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皆疇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於是者一旦奔迸流落七八年間在者無幾燦然到眼恍如相接于夢寐之際而紬繹其欵拖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于凜々信不為外物一毫髮低昂真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暨淺敏而好學

不取下問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置雖然未暇不可以虛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厚薄以遠於不愧不作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己責人不若以己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子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身直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於董子而不可以足以賢於衆人而畫為則子開之言是也論乃所願則學孔子自期於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是也論僅知古今實媿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歎為之證則明畧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於適世無間不見

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也有時而過涉或
項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時嘔所獻而當以深造而自得
之矣然方且汲汲於此而幸庶幾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
以疾悴偶在壻山程督工役邂逅元翼回使姑致其略嗣
此當不輟交馳惟教學半君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十
里抑節自重

荅人求所為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壻山諸石
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到不來尚有
未完慮叅差不足以奉省閱故爾增證因循晚矣負媿無

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率課僅
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千斤斧然素
非所工加之老勸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
有求而遽進則為銜鬻禽犢之學也君子之所深取不圖
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微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
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未使接武至於三四而不已仰承
厚義媿汗如洗遂不復自新而紳繹前日之所歆獻者以
報專委之辱資藉疇昔庶幾匠手絕墨之餘或遂管中之
窺欵跋欵跋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奉職事屢有
所建明不知者則為有所謂久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先

務不得而已者比涉傳一二藁則往之人所不敢言異同
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我無媿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書之
珍至於屬譽於所請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
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
鑄典富未易形容端若快意於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書
發諸家之秘而加琢削礪礪以會於瓌奇則起伏能到既
而端倪探賾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
竊承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侷肘後之索甚矣
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々峯々
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形
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
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妄
爾屢讀寔則於執事所遊昇之毅中々央之中地而得之
不審果以為然已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恭晤之涯
倍深傾想

答吳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爾後歌作報不暇及既來太平遂如在井底
姑隨地苟生聊優爾耳豈復更煩久游記錄然亦未嘗輒
奉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勝欣
懌所諭今翰林學士帶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

制未曾申明姑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為學士寵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祕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忝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雖洪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號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知制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凡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

誥遂還中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為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為外制翰林學士為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而申之於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荅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體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內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校刑部符下諸道乃為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似有所見責當時固當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云

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寧復及此來意既厚不敢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請別紙悖論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流汗竟趾不腴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盲人索途而俄與之策日者有傳執事者詩數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鬢之膏如快意於九鼎也於是真有的以寵之殆將屬饜矣欽佩何已至歎有所形容不免謂為過情而取近諛之訝要之是詩也

作者久不到此當於正元元和以前求之而後過有延揖使得條具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為是目并姓之生豈足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議既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分為四詩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於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雅比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体格與半格及曰歎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於作者一時之所寓比方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於句之長短聲之高下則為歌歎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引之以致其所歎達則為行事有所感於嗟歎之不足則為數千岐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

則為曲末知其實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於
必至則為謠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
也近体見於唐初賦平聲為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
由有近体遂分往体就以賦側聲為韻從而別之亦曰古
詩枯如律半格鋪叙柳楊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柏行者以
管中之見妄以為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亦不
可驟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為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幸
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

翼々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於懷也此特小
己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拘
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
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
無夕不驚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
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敬突扶攜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
容燕席登覽陳述與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于氣類中
而往來賓客無問細麤莫不滿足而戀々不忍舍去是豈
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己之所得乃眾人
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

問之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之効乃能如是耶必曰
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
焉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於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舊
但福道自吝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爲知
公者又曰公將歸正焉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需然下膏
澤於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於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
如是以有袞衣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與
衆人同也早遊門下持不敢自許於見知而中間思恤之
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於是然蒙被之
獲固然不知其况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相循有加

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於是
者皆私己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
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
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
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己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
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繿繿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
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兩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踰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為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兩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踰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為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安